隋唐佳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隋唐佳話
作者：劉餗　唐

隋唐佳話卷一

述曰：余自髫丱之年，便多聞往說，不足備之大典，故系之小說之末。昔漢文不敢更先帝約束而天下理康，若高宗拒乳母之言，近之矣。曹參擇吏必於長者，懼其文害。觀焉馬周上事，與曹參異乎許高陽謂死命為不能，非言所也。釋教推報應之理，余嘗存而不論。若解奉先之事，何其明著。友人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，故書以記異。

薛道衡聘陳，為人日詩云：「入春才七日，離家已二年。」南人嗤之曰：「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！」及云：「人歸落雁後，思發在花前。」乃喜曰：「名下固無虛士。」

隋高熲僕射，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，思得一公事，輒書其上。至明，則錄以入朝行之。

京城南隅芙蓉園者，本名曲江園，隋文帝以曲名不正，詔改之。

李德林為內史令，與楊素共執隋政。素功臣豪侈，後房婦女，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，則其寵妾所召也。素俱執於庭，將斬之。百藥年未二十，儀神俊秀，素意惜之，曰：「聞汝善為文，可作詩自敘。稱吾意，當免汝死。」後解縛，授以紙筆，立就。素覽之欣然，以妾與之，並資從數十萬。

煬帝善屬文，而不欲人出其右。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，後因事誅之，曰：「更能作『空梁落燕泥』否？」

煬帝為《燕歌行》，文士皆和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，帝每銜之。胄竟坐此見害，而誦其警句曰：「『庭草無人隨意綠』，復能作此語耶？」

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，曾日蝕既，鏡亦昏黑無所見。威以為左右所汙，不以為意。他日日蝕半缺，其鏡亦半昏如之，於是始寶藏之。後櫃內有聲如磬，尋之乃鏡聲也。無何而子夔死。後更有聲，無何而威敗。後不知所在云。

洛陽南市，即隋之豐都市也。初築外垣之時，掘得一冢，無磚甓，棺中有屍，上著平上幘硃衣，銘云：「筮言居朝，龜言近市，五百年間，於斯見矣。」校其年月，當魏黃初二年。

隋文帝夢洪水沒城，意惡之，乃移都大興。術者云：「洪水，即唐高祖之名也。」

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，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，時謂之「娘子兵」。

秦王府倉曹李守素，尤精譜學，人號為「肉譜」。虞秘書世南曰：「昔任彥升善談經籍，時稱為『五經笥』，宜改倉曹為『人物志』。」

隋司隸薛道衡子收，以文學為秦王府記室，早亡，太宗追悼之，謂梁公曰：「薛收不幸短命，若在，當以中書令處之。」

太宗將誅蕭墻之惡，以匡社稷，謀於衛公李靖，靖辭。謀於英公徐勣，勣亦辭。帝以是珍此二人。

太宗宴見衛公，常呼為兄，不以臣禮。初嗣位，與鄭公語恆自名，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。

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，必令黏於寢殿之壁，坐臥觀覽焉。

太宗每謂人曰：「人言魏徵舉動疏慢，我但覺其嫵媚耳。」貞觀四載，天下康安，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。戶不夜閉，行旅不賫糧也。

太宗謂群臣曰：「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，唯魏徵勸我，今遂得功業如此，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。」

衛公既滅突厥，斥境至於大漠，謂太宗曰：「陛下五十年後，當憂北邊。」高宗末年，

突厥為患矣。突厥之平，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，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。鄭公以為夷不亂華，非久遠策，爭論數年不決。至開元中，六胡州竟反叛，其地復空也。

衛公始困於貧賤，因過華山廟，訴於神，且請告以位宦所至，辭色抗厲，觀者異之。佇立良久乃去，出廟門百許步，聞後有大聲曰：「李僕射好去。」顧不見人。後竟至端揆。隋大業中，衛公上書，言高祖終不為人臣，請速除之。及京師平，靖與骨儀、衛文升等俱收。衛、骨既死，太宗慮囚，見靖與語，固請於高祖而免之。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，靜巴漢，擒蕭銑，蕩一揚、越，師不留行，皆靖之力。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水橋，控弦四十萬，太宗初親庶政，驛召衛公問策。時發諸州軍未到，長安居人，勝兵不過數萬。胡人精騎騰突挑戰，日數十合，帝怒，欲擊之。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，潛軍邀其歸路。帝從其言，胡兵遂退。於是據險邀之，虜棄老弱而遁，獲馬數萬匹，玉帛無遺焉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銓人至梁公房、蔡公杜，愕然端視良久，降階與之抗禮，延入內，共食甚恭，曰：「二賢當為興王佐命，位極人臣，杜年壽稍減於房耳。願以子孫相托。」貞觀初，杜薨於右僕射，房位至司徒，秉政三十餘載。

太宗之為秦王，府僚多被遷奪，深患之。梁公曰：「餘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聰明識達，王佐才也。」帝大驚，由是親寵日篤。杜僕射薨後，太宗食瓜美，愴然思之，遂輟其半，使置之於靈座。

鄭公嘗拜掃還，謂太宗：「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裝了，而竟不行，因何有此消息。」帝笑曰：「時實有此心，畏卿嗔遂停耳。」

太宗曾罷朝，怒曰：「會殺此田舍漢！」文德后問：「誰觸忤陛下？」帝曰：「豈過魏徵，每廷爭辱我，使我常不自得。」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，帝驚曰：「皇后何為若是？」對曰：「妾聞主聖臣忠。今陛下聖明，故魏徵得直言。妾幸備數後宮，安敢不賀？」

太宗得鷂，絕俊異，私自臂之，望見鄭公，乃藏於懷。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語古帝王逸豫，微以諷諫。語久，帝惜鷂且死，而素嚴敬徵，欲盡其言。徵語不時盡，鷂死懷中。

太宗謂梁公曰：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嘗寶此三鏡，用防己過。今魏徵殂逝，遂亡一鏡矣。」

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。既而君集言於帝曰：「李靖將反。至於微隱之際，輒不以示臣。」帝以讓靖，靖曰：「此君集反耳。今中夏乂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，而求盡臣之術者，是將有他心焉。」

衛公為僕射，君集為兵部尚書，自朝還省，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，靖謂人曰：「君集意不在人，必將反矣。」

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，起繞床而步，亟命召之，以出其不意，既至，曰：「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，乞留小子。」帝許之。流其子嶺南為奴。

侯君集既誅，錄其家，得二美人，容色絕代。太宗問其狀，曰：「自爾已來，常食人乳而不飯。」

又君集之破高昌，得金簞二甚精，御府所無，亦隱而不獻，至時並得焉。

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，結為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王充，勣來歸國。雄信壯勇過人。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，元吉恃其膂力，每親行圍。王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，雄信盡飲，馳馬而出，槍不及海陵者尺。勣惶遽，連呼曰：「阿兄阿兄，此是勣主。雄信攬轡而止，顧笑曰：「胡兒不緣你，且了竟。」充既平，雄信將就戮，英公請之不得，泣而退。雄信曰：「我固知汝不了此。」勣曰：「平生誓共為灰土，豈敢念生，但以身已許國，義不兩遂。雖死之，顧兄妻子何如？」因以刀割其股，以肉啖雄信曰：「示無忘前誓。」雄信食之不疑。

英公雖貴為僕射，其姊病，必親為粥，釜燃輒焚其鬚。姊曰：「僕妾多矣，何為自苦如此？」勣曰：「豈為無人耶！顧今姊年老，勣亦年老，雖欲久為姊粥，復可得乎？」

英公嘗言：「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，逢人則殺；十四五為難當賊，有所不快者，無不殺之；十七八為好賊，上陣乃殺人；年二十，便為天下大將，用兵以救人死。」

鄂公尉遲敬德，性驍果而尤善避槊。每單騎入敵，人刺之，終不能中，反奪其槊以刺敵。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，乃令去槊刃以試之。敬德云：「饒王著刃，亦不畏傷。」元吉再三來刺，既不少中，而槊皆被奪去。元吉力敵十夫，由是大漸恨。太宗之禦竇建德，謂

尉遲公曰：「寡人持弓箭，公把長槍相副，雖百萬眾亦無奈我何。」乃與敬德馳至敵營，叩其軍門大呼曰：「我大唐秦王，能鬥者來，與汝決。」賊追騎甚眾，而不敢逼。禦建德之役，既陳未戰，太宗望見一少年，騎驄馬，鎧甲鮮明，指謂尉遲公曰：「彼所乘馬，真良馬也。」言之未已，敬德請取之，帝曰：「輕敵者亡，脫以一馬損公，非寡人願。」敬德自料致之萬全，及馳往，並擒少年而返，即王充兄子偽代王琬。宇文士及在隋，亦識是馬，實內廄之良也。帝欲旌其能，並以賜之。

太宗將征遼，衛公病不能從，帝使執政以起之，不起。帝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明日駕臨其第，執手與別，靖謝曰：「老臣宜從，但犬馬之疾，日月增甚，恐死於道路，仰累陛下。」帝撫其背曰：「勉之，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強，立勛魏室。」靖叩頭曰：「老臣請舉病行矣。」至相州，病篤不能進。駐蹕之役，高麗與靺鞨合軍，方四十里，太宗望之有懼色。江夏王進曰：「高麗傾國以抗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，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眾，可不戰而降。」帝不應。既合戰，為賊所乘，殆將不振，還謂衛公曰：「吾以天下之眾，困於蕞爾之夷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道宗所解。」時江夏在側，帝顧之，道宗具陳前言，帝悵然曰：「時匆遽不憶也。」駐蹕之役，六軍為高麗所乘，太宗命視黑旗——英公之麾也，候者告黑旗被圍，帝大恐。須臾復曰圍解，高麗哭聲動山谷，勣軍大勝，斬首數萬，俘虜亦數萬。

鄭公之薨，太宗自制其碑文並自書，後為人所間，詔令仆之。及征高麗不如意，深悔為是行，乃嘆曰：「若魏徵在，不使我有此舉也。」既渡遼水，令馳驛祀以少牢，復立碑焉。

征遼之役，梁公留守西京，敕以便宜從事不請。或詣留臺稱有密者，梁公問密謀所在，對曰：「公則是也。」乃驛遞赴行所，及車駕於相州。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，大怒，使人持長刀於前，而後見之，問反者為誰，曰：「房玄齡。」帝曰：「果然！」叱令斬腰，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，更有如此者，得專斷之。

太宗嘗止一樹下，曰：「此嘉樹。」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，帝正色曰：「魏公常勸我遠佞人，我不悟佞人為誰，意常疑汝而未明也，今日果然。」士及叩頭謝曰：「南衙群官，面折廷爭，陛下嘗不得舉手，今臣幸在左右，若不少有順從，陛下雖貴為天子，復何聊乎？」帝意復解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，以餅拭手，帝屢目焉，士及佯為不悟，更徐拭而便啖之。

趙公宴朝貴，酒酣樂闋，顧群公曰：「無忌不才，幸遇休明之運，因緣寵私，致位上公，人臣之貴，可謂極矣。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？」或對為不如，或謂過之。曰：「自揣誠不羨越公，所不及越公一而已。越公之貴也老，而無忌之貴也少。」

武衛將軍秦叔寶，晚年常多疾病，每謂人曰：「吾少長戎馬，經三百餘戰，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，何能無病乎？」

秦武衛勇力絕人，其所將槍逾越常制。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，馳馬頓之城下而去，城中數十人，共拔不能動，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。迄今國家每大陳設，必列於殿庭，以旌異之。

隋唐佳話卷二

太宗令虞監寫《列女傳》以裝屏風，未及求本，乃暗書之，一字無失。太宗將致櫻桃於鄫公，稱奉則以尊，言賜又以卑，乃問之虞臨。曰：「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。」遂從之。

太宗嘗出行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，上曰：「不須。虞世南在，此行秘書也。」

太宗稱虞監，博聞、德行、書翰、詞藻、忠直，一人而已，兼是五善。

太宗聞虞監亡，哭之慟，曰：「石渠、東觀之中，無復人矣。」

虞公之為秘書，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，號為《北堂書鈔》。今此堂猶存，而《書鈔》盛行於代。

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，奏太陽合日蝕當既，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，曰：「日或不蝕，卿將何以自處？」曰：「有如不蝕，則臣請死之。」及期，帝候日於庭，謂淳風曰：「吾放汝與妻子別。」對以尚早一刻，指表影曰：「至此蝕矣。」如言而蝕，不差毫髮。

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，有暴風自南而至，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，張以為有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

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，張率更叩其一，曰：「是晉某歲所造也。是歲閏月，造者法月，數當十三，今缺其一。宜於黃鐘東九尺掘，必得焉。」敕州求之，如其言而得之。

貞觀中，景雲見，河水清，張率更以為《景雲河水清歌》，名曰燕樂，今元會第一奏是也。

太宗之平劉武周，河東士庶歌舞於道，軍人相與為《秦王破陣樂》之曲，後編樂府云。

《破陣樂》，被甲持戟，以象戰事。《慶善樂》，廣袖曳屣，以象文德。鄭公見奏《破陣樂》，則俯而不視；《慶善樂》，則玩之而不厭。

太宗閱醫方，見《明堂圖》，人五臟之系，咸附於背，乃愴然曰：「今《律》杖、笞，奈何令髀背分受？」乃詔不得笞背。

貞觀中，有河內人妄為妖言，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，不當坐。太宗以有情，令斬之，尋悔，以無所及。自後每決死刑，皆令五復奏。

梁公以度支之司，天下利害，郎曹當闕，求之未得，乃自職之。

張賓客文瓘之為大理，獲罪者皆曰：「張卿所罰，不為枉也。」

中書令馬周，始以布衣上書，太宗覽之，未及終卷，三命召之。所陳世事，莫不施行。舊諸街晨昏傳叫，以警行者，代之以鼓，城門入由左，出由右：皆周法也。

舊官人所服，惟黃、紫二色而已。貞觀中，始令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以上硃，六品、七品綠，八品、九品以青焉。

貞觀中，揀材力驍捷善持射者，謂之「飛騎」。上出遊幸，則衣五色袍，乘六閑馬，猛獸皮韉以從。

李義府始召見，太宗試令詠烏，其末句云：「上林多許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帝曰：「吾將全樹借汝，豈惟一枝。」

宋謝朓詩云：「芳洲多杜若。」貞觀中，醫局求杜若，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。州判司報云：「坊州不出杜若，應由謝朓詩誤。」太宗聞之大笑。判司改雍州司法，度支郎免官。

太宗病甚，出英公為疊州刺史，謂高宗曰：「李勣才智有餘，屢更大任，恐其不厭伏於汝，故有此授。今若即發者，我死後，可親任之。如遲疑顧望，便當殺之。」勣奉詔，不及家而行。

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，其妻以為不祥，連唾之。文收云：「急灑掃，吾當改官。」言未畢，賀者已在門。

貞觀中，西域獻胡僧，咒術能死生人。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，如言而死，如言而蘇。帝以告太常卿傅奕，奕曰：「此邪法也。臣聞邪不犯正，若使咒臣，必不得行。」帝召僧咒奕，奕對之，初無所覺。須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為所擊者，便不復蘇。

貞觀中有婆羅僧，言得佛齒，所擊前無堅物。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。時傅奕方臥病，聞之，謂其子曰：「是非佛齒。吾聞金剛石至堅，物不能敵，惟羚羊角破之。汝可往試之焉。」胡僧緘縢甚嚴，固求良久，乃得見。出角叩之，應手而碎，觀者乃止。今理珠玉者皆用之。

閻立本家代善畫。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，曰：「定虛得名耳。」明日又往，曰：「猶是近代佳手。」明日更往，曰：「名下定無虛士。」坐臥觀之，留宿其下，十日不能去。張僧繇始作《醉僧圖》，道士每以此嘲僧，群僧恥之，於是聚錢數十萬，貿閻立本作《醉道士圖》，今並傳於代。

率更令歐陽詢，行見古碑，索靖所書，駐馬觀之，良久而去。數百步復還，下馬佇立，疲則布毯坐觀，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後去。

貞觀初，林邑獻火珠，狀如水精。雲得於羅剎國。其人硃發黑身，獸牙鷹爪也。

太宗宴近臣，戲以嘲謔，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：「聳髆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。誰家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？」詢應聲云：「縮頭連背暖，侻襠畏肚寒。只由心混混，所以面團團。」帝改容曰：「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？」趙公，後之兄也。

高開道作亂幽州，矢陷其頰，召醫使出之，對以鏃深不可出，則俾斬之。又召一人，如前對，則又斬之。又召一人如前，曰：「可出，然王須忍痛。」因鈹面鑿骨，置楔於其間，骨裂開寸餘，抽出箭鏃。開道奏伎進膳不輟。

太宗之征遼，作飛梯臨其城，有應募為梯首，城中矢石如雨，而競為先登，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：「此人豈不大健？」敬宗曰：「健即大健，要是不解思量。」帝聞，將罪之。

太宗謂鄂公曰：「人言卿反，何故？」答曰：「臣反是實。臣從陛下討逆伐叛，雖憑威靈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皆鋒刃也。今大業已定，而反疑臣。」乃悉解衣投於地，見所傷之處，帝對之流涕，曰：「卿衣矣，朕以不疑卿，故此相告，何反以為恨？」

太宗謂尉遲公曰：「朕將嫁女與卿，稱意否？」敬德謝曰：「臣婦雖鄙陋，亦不失夫妻情。臣每聞說古人語：『富不易妻，仁也。』臣竊慕之，願停聖恩。」叩頭固讓。帝嘉之而止。

薛萬徹尚丹陽公主，太宗嘗謂人曰：「薛駙馬村氣。」主羞之，不與同席數月。帝聞而大笑，置酒召對，握槊，賭所佩刀子，佯為不勝，解刀以佩之。罷酒，主悅甚，薛未及就馬，遽召同載而還，重之逾於舊。

梁公夫人至妒，太宗將賜公美人，屢辭不受。帝乃令皇后召夫人，告以媵妾之流，今有常制，且司空年暮，帝欲有所優詔之意。夫人執心不回。帝乃令謂之曰：「若寧不妒而生，寧妒而死？」曰：「妾寧妒而死。」乃遣酌卮酒與之，曰：「若然，可飲此鴆。」一舉便盡，無所留難。帝曰：「我尚畏見，何況於玄齡！」

許敬宗性輕傲，見人多忘之。或謂其不聰，曰：「卿自難記，若遇何、劉、沈、謝，暗中摸索著，亦可識。」

虞監草行，本師於釋智永。嘗樓上學書，業成方下，其所棄筆頭至盈甕。

褚遂良問虞監曰：「某書何如永師？」曰：「聞彼一字，直錢五萬，官豈得若此？」曰：「何如歐陽詢？」曰：「聞詢不擇紙筆，皆能如志，官豈得若此。」褚恚曰：「既然，

某何更留意於此？」虞曰：「若使手和筆調，遇合作者，亦深可貴尚。」褚喜而退。

褚遂良貴顯，其父亮尚在，乃別開門。敕嘗有以賜遂良，使者由正門而入，亮出曰：「渠自有門。」

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，自朝還，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。

太宗征高麗，高宗留居定州，請驛遞表起居。飛奏事自此始。

高宗之將冊武后，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、英公勣，將以死諍，趙公請先入，褚曰：「太尉，國之元舅，脫事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怒舅之名，不可。」英公曰：「勣請先入。」褚曰：「司空，國之元勛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罪功臣之名，不可。遂良出自草茅，無汗馬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，且當不諱之時，躬奉遺詔，不效其愚衷，何以下見先帝？」揖二公而入。帝深納其言，事遂中寢。

王義方，時人比之稷卨，鄭公每云：「王生太直。」高宗朝，李義府引為御史。義府以定冊武后勛，恃寵任勢，王惡而彈之，坐是見貶，坎軻以至於終矣。

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：「吾不才，富貴過分，然平生有三恨：始不以進士擢第，不得娶五姓女，不得修國史。」

有患應聲病者，問醫官蘇澄，云：「自古無此方。今吾所撰《本草》，網羅天下藥物，亦謂盡矣。試將讀之，應有所覺。」其人每發一聲，腹中輒應，唯至一藥，再三無聲。過至他藥，復應如初。澄因為處方，以此藥為主，其病自除。

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，高宗謂之：「某人何因輒受此職？」對曰：「臣妻韋氏性剛悍，昨以此人見囑。臣若不從，恐有後患。」帝嘉其不隱，笑而遣之。

盧尚書承慶，總章初考內外官。有一官督運，遭風失米，盧考之曰：「監運損糧，考中下。」其人容止自若，無一言而退。盧重其雅量，改註曰：「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」既無喜容，亦無愧詞。又改註曰：「寵辱不驚，考中上。」

司稼卿梁孝仁，高宗時造蓬萊宮，諸庭院列樹白楊。將軍契苾何力，鐵勒之渠率也，於

宮中縱觀。孝仁指白楊曰：「此木易長，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。」

何力一無所應，但誦古詩云：「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」意謂此是冢墓間木，非宮中所宜種。孝仁遽令拔去，更樹梧桐也。

許高陽敬宗，奏流其子昂於嶺南。及敬宗死，博士袁思古議謚曰「繆」，昂子彥伯於眾中將擊之，袁曰：「今為賢尊報仇，何為反怒？」彥伯慚而止。

李義府既居榮寵，葬其父祖，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里，役者相繼。始國家以來，人臣喪事之盛，所未有也。

京城東有冢極高大，俗謂呂不韋冢，以其銳上，亦謂之尖冢。咸亨初，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，言見鬼物，云：「秦莊襄王過其舍求食，自言是其冢，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。」

秘書少監崔行功，未得五品前，忽有鴟鴞銜一物入其堂，置案上而去，乃魚袋鉤鐵，不數日而加大夫。

劉仁軌為左僕射，戴至德為右僕射，人皆多劉而鄙戴。有老婦陳牒，至德方欲下筆，老婦問左右曰：「此劉僕射、戴僕射？」曰：「戴僕射。」因急就前曰：「此是不解事僕射，卻將牒來。」至德笑令授之。戴僕射在職無異跡，當朝似不能言，及薨，高宗嘆曰：「自吾喪至德，無可復聞。當其在時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嘗放我過。」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，閱而流涕，朝廷始追重之。

高宗乳母盧，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。才幹以謀逆誅，故盧沒入於宮中。帝既即位，封燕國夫人，品第一。盧既藉恩寵，屢訴才幹枉見構陷。帝曰：「此先朝時事，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。」卒不許。及盧以亡，復請與才幹合葬，帝以獲罪先期，亦不許之。

高宗承貞觀之後，天下無事。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，嘗淩晨入朝，巡洛水堤，步月徐轡，詠詩云：「脈脈廣川流，驅馬歷長洲。鵲飛山月曉，蟬噪野風秋。」音韻清亮，群公望之，猶神仙焉。

高宗時，司農欲以冬藏欲以冬藏余菜，賣之百姓，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，判曰：「昔公儀相魯，猶拔去園葵，況臨御萬邦，而販蔬鬻菜。」事竟不行。

楊汴州德幹，高宗朝為萬年令。有宦官恃貴寵，放鷂不避人禾稼，德幹擒而杖之二十，悉拔去鬚頭。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，帝曰：「你情知此漢獰，何須犯他百姓？」竟不之問。

高宗朝，以太原王、范陽盧、滎陽鄭、清河博陵二崔、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，恃其族望，恥與他姓為婚，乃禁其自姻娶。於是不敢復行婚禮，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。

賈嘉隱年七歲，以神童召見。時長孫太尉無忌、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。徐戲之曰：「吾所倚者何樹？」曰：「松樹。」徐曰：「此槐也，何得言松？」嘉隱云：「以公配木，何得非松。」長孫復問：「吾所倚何樹？」曰：「槐樹。」公曰：「汝不能復矯對耶？」嘉隱曰：「何煩矯對，但取其以鬼對木耳。年十一二，貞觀年被舉，雖有俊辯，儀容醜陋。嘗在朝堂取進止，朝堂官退朝並出，俱來就看。餘人未語，英國公徐勣先即諸宰貴云：「此小兒恰似獠面，何得聰明？」諸人未報，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：「胡頭尚為宰相，獠面何廢聰明。」舉朝人皆大笑。徐狀胡故也。

高宗時，蠻群聚為寇，討之輒不利，乃以徐敬業為刺史。州發卒郊迎，敬業盡放令還，單騎至府。賊聞新刺史至，皆繕理以待。敬業一無所問，他事已畢，方曰：「賊皆安在？」曰：「在南岸。」乃從一二佐史而往，觀者莫不駭愕。賊初持兵覘望，見船中無所有，乃閉營藏隱。敬業直入其營內，使告曰：「國家知君等為貪吏所苦，非有他惡，可悉歸田里。後去者為賊。」唯召其魁帥，責以早降之意，各杖數十而遣之，境內肅然。其祖英公聞之，壯其膽略，曰：「吾不辦此。然破我家者必此兒。」英公既薨，高宗思平遼勛，令製其冢像高麗中三山，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。後孫敬業兵起，武后令掘平之，大霧三日不解，乃止焉。

隋唐佳話卷三

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，乃令試日自糊其名，暗考以定等第。判之糊名，自此始也。

武后時，投匭者或不陳事，而謾以嘲戲之言，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，然後投之，匭院有司，自此始也。

徐大理有功，每見武后將殺人，必據法廷爭。嘗與后反復，辭色愈厲，后大怒，令拽出

斬之，猶回顧曰：「臣身雖死，法終不可改。」至市臨刑得免，除名為庶人。如是再三，終不挫折，朝廷倚賴，至今猶懷之。其子預選，有司皆曰：「徐公之子，豈可拘以常調者乎？」

皇甫文備，武后時酷吏也，與徐大理論獄，誣徐黨逆人，奏成其罪。武后特出之。無何，文備為人所告，有功訊之在寬。或曰：「彼曩時將陷公於死，今公反欲出之，何也？」徐曰：「汝所言者，私忿也；我所守者，公法也。安可以私害公？」

李昭德為內史，婁師德為納言，相隨入朝。婁體肥行緩，李屢顧待不即至，乃發怒曰：「叵耐殺人田舍漢！」婁聞之，反徐笑曰：「師德不是田舍漢，更阿誰是？」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，將行，謂之曰：「吾以不才，位居宰相。汝今又得州牧，叨據過分，人所嫉也，將何以全先人髮膚？」弟長跪曰：「自今雖有唾某面者，某亦不敢言，但拭之而已。以此自勉，庶免兄憂。」師德曰：「此適所謂為我憂也。夫前人唾者，發於怒也。汝今拭之，是惡其唾而拭之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將自乾，何若笑而受之？」武后之年，竟保其寵祿，率是道也。

武后初稱周，恐下心不安，乃令人自舉供奉官，正員外多置裏行、拾遺、補闕、御史等，至有「車載斗量」之詠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，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，令史不下驢，沖過其間。諸御史大怒，將杖之。令史云：「今日之過，實在此驢，乞先數之，然後受罰。」御史許之。謂驢曰：「汝技藝可知，精神極鈍，何物驢畜，敢於御史裏行！」於是羞而止。

武后臨朝，薛懷義勢傾當時，雖王主皆下之。蘇良嗣僕射遇諸朝，懷義偃蹇不為禮，良嗣大怒，使左右牽拽，搭面數十。武后知曰：「阿師當向北門出入，南衙宰相往來，勿犯他。」

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，歸道還云：「突厥叛。」知微爭之。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，以武延秀往聘其女，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，尊知微與可汗等，以示華人，大破趙、定等州，自河以北騷然。朝廷以為知微賣國，乃族閻氏。知微不知，無何逃還，武后業已致戮，乃云其惡臣子所嫉，賜百官甘心焉。於是兵刃交下，非要職者，或不得其次云。

武后初為明堂，明堂後又為天堂五級，則俯視明堂矣。未就，並為天火所焚。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，猶三百餘尺。

武后為天堂以安大像，鑄大儀以配之。天堂既焚，鐘復鼻絕。至中宗欲成武后志，乃斫像令短，建聖善寺閣以居之。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，工人以木於中薦之。武后不欲人見，因加為九龍盤糾之狀。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，至是改鳳為珠，群龍捧之。

武后將如洛陽，至閿鄉縣東，騎忽不進，召巫，言晉龍驤將軍王浚云：「臣墓在道南，每為樵者所苦。聞大駕今至，故求哀。」后敕：去墓百步，不得耕殖。至今荊棘森然。

將軍王果嘗經峽口，見一棺於崖側，將墜，使人遷之平處，得銘云：「更後三百年，水漂我，臨長江，欲墮不墮逢王果。」

張易之、昌宗初入朝，官位尚卑，諂附者乃呼為五郎、六郎，自後因以成俗。

張昌儀兄弟，恃易之、昌宗之寵，所居奢溢，逾於王主，末年有人題其門曰：「一絇絲，能得幾日絡？」昌儀見之，遽命筆書其下曰：「一日即足。」無何而禍及。

張昌宗之貴也，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，為詩以贈之。詩至今猶傳。

補闕喬知之有寵婢，為武承嗣所奪。知之為《綠珠篇》以寄之，末句云：「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。」寵者結於衣帶上，投井而死。承嗣驚惋，不知其故。既見詩，大恨。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。

沈佺期以工詩著名，燕公張說嘗謂之曰：「沈三兄詩，直須還他第一。」

武后遊龍門，命群官賦詩，先成者賞錦袍。左史東方虬既拜賜，坐未安，宋之問詩復成，文理兼美，左右莫不稱善，乃就奪袍衣之。

狄內史仁傑，始為江南安撫使，以周赧王、楚王項羽、吳王夫差、越王勾踐、吳夫概王、春申君、趙佗、馬援、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，有害於人，悉除之。惟夏禹、吳太伯、季劄、伍胥四廟存焉。

魏僕射元忠每立朝，必得常處，人或記之，不差尺寸。魏僕射本名真宰，武后朝被羅織下獄，有命出之。小吏聞者以告，魏驚喜曰：「汝名何？」曰：「元忠。」乃改從元忠

焉。

朱正諫敬則，代著孝義，自宇文周至國家，並令旌表，門標六闕。

中宗反正後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，慷慨有節操，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。事發，同皎見害，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，臨死謂左右曰：「比干，忠臣也。儻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見殺。」

神龍中，洛城東地若水影，纖微必照，就視則無所見，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。

崔融司業作《武后哀策文》，因發疾而卒。時人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。

朝儀：魚袋之飾，惟金銀二等。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。中宗反正，從舊。

景龍中，中宗遊興慶池，侍宴者遞起歌舞，並唱《下兵詞》，方便以求官爵。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：「回波爾時灑卮，兵兒志在箴規。侍宴既過三爵，喧嘩竊恐非宜。」於是乃罷坐。

景龍中，多於側門降墨敕斜封，以授人官爵，時人號為「斜封官」。

景龍中，妃主家競為奢侈，駙馬楊慎交、武崇訓，至油灑地以築球場。

兵部尚書韋嗣立，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，封嗣立為逍遙公，又改其居鳳凰原為清虛原，鸚鵡谷為幽棲谷。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，韋嗣立尚書之為吏部，始奏請有司供床褥，自後因為故事。

昆明池者，漢孝武所穿，有蒲魚利，京師賴之。中宗朝，安樂公主請焉，帝曰：「前代已來，不以與人。不可。」主不悅，因大役人徒，別掘一池，號曰「定昆池」。既成，中宗往觀，令公卿賦詩。李黃門日知詩云：「但願暫思居者逸，無使時傳作者勞。」及睿宗即位，謂之曰：「當時朕亦不敢言，非卿中正，何能若是！」無何而遷侍中。

李侍中日知，初為大理丞。武后方肆誅戮，大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，令日知改斷，再三不從。元禮使謂李曰：「胡元禮在，此人莫覓活。」李起謂使者：「日知咨卿：李日

知在，此人莫覓死。」竟免之。

中宗崩，既除喪，吐蕃來弔，深衣練冠待於廟，或曰：「今定陵自有寢廟，若擇宗室最長者，素服受禮於彼，其可乎？」舉朝稱善而從之。

徐彥伯常侍，睿宗朝以相府之舊，拜羽林將軍。徐既文士，不悅武職，及遷，謂賀者曰：「不喜有遷，且喜出軍耳。」

崔司直琬，中宗朝為侍御史，彈宗楚客反，盛氣作色。帝優之不令問，因詔每彈人，必先進內狀，許乃可。自後以為故事。

代有《山東士大夫類例》三卷，其非士族及假冒者，不見錄，署云「相州僧曇剛撰」。後柳常侍沖亦明於族姓，中宗朝為相州刺史，詢問舊老，云：「自隋已來，不聞有僧曇剛。」蓋懼嫉於時，故隱名氏云。

李大夫傑之為河南尹，有婦人訴子不孝。其子涕泣不自辯明，但言：「得罪於母，死甘分。」察其狀非不孝子，再三喻其母，母固請殺之。李曰：「審然，可買棺來取兒屍。」因使人尾其後。婦既出，謂一道士曰：「事了矣。」俄而棺至，李尚冀其悔，喻之如初。婦執意彌堅。時道士方在門外，密令擒之，既出其不意，一問便曰：「某與彼婦人有私，常為兒所制，故欲除之。」乃杖母及道士，殺，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。

裴知古自中宗、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。路逢乘馬者，聞其聲，竊曰：「此人即當墮馬。」好事者隨而觀之，行未半坊，馬驚墮殆死。嘗觀人迎婦，聞婦佩玉聲，曰：「此婦不利姑。」是日姑有疾，竟死云。其知音皆此類也。又善於攝衛，開元十二年終，年且百歲。

近代言樂，衛道弼為最，天下莫能以聲欺者。曹紹夔與道弼皆為太樂令，享北郊，監享御史有怒於夔，欲以樂不和為之罪，雜扣鐘磬，使夔暗名之，無誤者，由是反嘆服。洛陽有僧，房中磬子夜輒自鳴，僧以為怪，懼而成疾。求術士百方禁之，終不能已。曹紹夔素與僧善，適來問疾，僧具以告。俄頃，輕擊齋鐘，磬復作聲，紹夔笑曰：「明日盛設饌，余當為除之。」僧雖不信其言，冀其或效，乃力置饌以待。紹夔食訖，出懷中錯，鏽磬數處而去，其聲遂絕。僧苦問其所以，紹夔曰：「此磬與鐘律合，故擊彼應此。」僧大喜，其疾便愈。

元行沖賓客為太常少卿，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，似琵琶而身正圓，莫有識者。元視之曰：「此阮咸所造樂具。」乃令匠人改以木，為聲甚清雅，今呼為阮咸者是也。

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，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，謂之「放生池」。墓銘云：「龜言水，蓍言市。」

今上之為潞州別駕，將入朝，有軍人韓凝禮，自謂知兆，上因以食箸試之。既布卦，一箸無故自起，凡三偃三起，觀者以為大吉徵。既而誅韋氏，定天位，因此行也。凝禮起家五品，至今猶存。

今上既誅韋氏，擢用賢俊，改中宗之政，依貞觀故事，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。中書令元之、侍中璟、御史大夫構、河南尹傑，皆一時之選，時人稱姚、宋、畢、李焉。

張同州沛之在州也，任正名為錄事，劉幽求為朝邑尉。沛奴下諸官，而獨呼二公為劉大、任大，若平常之交。

今上之誅韋氏，沛兄涉為殿中監，見殺，並令誅沛。沛將出就州，正名時假在家，聞之遽出，曰：「朝廷初有大難，同州京之佐輔，奈何單使一至，便害州將，請以死守之。」於是勸令復奏，因送沛於獄曰：「正名若死，使君可憂，不然無慮也。」時方立元勛，用事於中，竟脫沛於難，二公之力。

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，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婿，送之曰：「以足下之才，不憂不見用，無為非分妄求。」至忠不答。蔣退而曰：「九代之卿族，一舉而滅之，可哀也哉！」至忠既至中書令，歲餘以誅死。

開元始年，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，若山積而焚之，示不復御用也。

姚開府凡三為相，而必兼兵部，至於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，皆暗能計之矣。

郭尚書元振，始為梓州射洪令，徵求無厭，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眾。武后聞之，使籍其家，惟有書數百卷。后令問資財所在，知皆以濟人，於是奇而免之。後為涼州都督，路不拾遺。藩國聞其風，多請朝獻。自國家善為涼州者，郭居其最。

今上之初，吐蕃傾國作寇，某官薛訥為元帥以禦之，大捷而還，時有賀者退曰：「薛公謙而有禮，宜有凱旋。」

故事：每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，中鹿賜為第一，院賜綾，其餘布帛有差。至開元八年秋，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，罷之，其禮至今遂絕。

京城諸州邸，貞觀初所造。至開元初李尚書入，悉賣與居人，以錢入官。

崔湜之為中書令，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，湜輕之，常呼為「張底」。後曾商量數事，意皆出人右，湜驚美久之，謂同官曰：「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，此終是其坐處。」湜死十餘載，河東公竟為中書焉。

東封之歲，洛陽平御路，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：「著言市，千載之後阿誰是？」

十七年，丞相源乾曜、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，請為千秋節，百姓祭皆就此日，名為「賽白帝」。群臣上萬歲壽，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，士庶結絲承露囊，更相遺問。

十九年春，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，薦脯醢而已。十九年夏，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，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，漢留侯張良配享，置令丞、錄事各一員。

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，未畢而逃。及見擒，乃妄云：「功直已相當。」因於像前誓曰：「若負心者，願死為汝家牛。」歲餘，奉先卒。後歲餘，王牧產一騎犢，有白文於背曰：「解奉先」，觀者日夕如市。時今上二十年也。

后土祠，隔河與梁山相望，舊立山神像以配，座如妃匹焉。至開元中年，始別建室而遷出之，或云張燕公之為也。

懷州北有丹水，其源出長平山下。傳云：「秦殺趙卒，其水變赤，因以為名。」今上始幸太原，知其故，詔改為懷水，潼津關為周密。

開元初，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，盡發以修堤堰，墓為水所湍擊，今浸頹削焉。

崔潞府日知，歷職中外，恨不居八座。及為太常，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，正與尚書省相望，人謂之「崔公望省樓」。

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，自襄州已南，所向相傳云：屈原初沈江之時，其鄉人乘舟求之，意急而爭前，後因為此戲。

晉謝靈運鬚美，臨刑，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。寺人寶惜，初不虧損。中宗朝，安樂公主五日鬥百草，欲廣其物色，令馳驛取之。又恐為他人所得，因剪棄其餘，遂絕。

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，有樹似槐而葉細，土人謂之「玉樹」。楊子雲《甘泉賦》云：「玉樹青蔥」，後左思以雄為假稱珍怪，蓋不詳也。

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，歲久，火色變青而不熱。隋文帝平陳，已訝其古，至今猶存。

舊人皆服衰巾，至周武始為四腳，國初又加巾子焉。

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，乃著假面以對敵，與周師戰於金墉下，勇冠三軍，齊人莊之，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，曰：「代面舞」也。

靈州鳴沙縣有沙，人馬踐之，輒槍然有聲。持至他處，信宿之後，而無復聲矣。

今「開通元寶錢」，武德四年鑄，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。

王右軍《蘭亭序》，梁亂出在外，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。至太建中，獻之宣帝。隋平陳日，或以獻晉王，王不之寶。後僧果從帝借拓。及登極，竟未從索。果師死後，弟子僧辯得之。太宗為秦王日，見拓本驚喜，乃貴價市大王書《蘭亭》，終不至焉。及知在辯師處，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，以武德四年入秦府。貞觀十年，乃拓十本以賜近臣。帝崩，中書令褚遂良奏：「《蘭亭》先帝所重，不可留。」遂秘於昭陵。

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，右軍之叔父，工草隸飛白，祖述張衛法。後得索靖書「七月二十六日」一紙，每寶玩之。遭永嘉喪亂，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，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，疊跡猶存。

王右軍《告誓文》，今之所傳，即其稿草，不具年月日朔。其真本云：「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」。而書亦真小。開元初年，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，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，與一沙門。至八年，縣丞李延業求得，上岐王，岐王以獻帝，便留不出。或云：後卻借岐王。十二年王家失火，圖書悉為煨燼，此書亦見焚云。

盧黃門思道仕高齊，久不得進，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，或謂盧曰：「何不一見和王？」思道素自高，欲往，恐為人所見，乃未明而行。比至其門，立者眾矣，盧駐轡望之，彼何人斯，森然而與槐柳齊列。因鞭馬疾去。有過盧黃門思道者，見一胡人在座，問此何等，答曰：「從兄浩。」反語盧浩尚為老胡。

梁常侍徐陵聘於齊，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，收錄其文集以遺陵，令傳之江左。陵還，濟江而沈之，從者以問，陵曰：「吾為魏公藏拙。」

隋唐佳話補遺

隋末有河間人，鼾鼻使酒，自號郎中，每醉必毆擊其妻。妻美而善歌，每為悲怨之聲，輒搖頓其身。好事者乃為假面以寫其狀，呼為「踏搖娘」，今謂之「談容娘」。

煬帝宴群臣，以唐高祖面皺，呼為「阿婆」。高祖歸，不悅，以語竇后，后曰：「此吉兆。公封於唐，唐者堂也，阿婆即是堂主。」高祖大悅。

隋煬帝鑿汴河，自製《水調歌》。

隋楊素破突厥，文帝賜以萬釘寶帶。

吳郡獻松江鱸，煬帝曰：「所謂金齏玉膾，東南佳味也。」

鄭公嘗出行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，太宗勞之曰：「卿今日至，可謂人日矣。」

左史東方虬，每云：「二百年後，乞與西門豹作對。」

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云：「卿宅去沈香遠近？」對曰：「宅左右即出香樹，然其生者無香，惟朽者始香矣。」

李淳風奏：「北斗七星官化為人，明日至西市飲酒。」使人候之，有僧七人共飲二石，太宗遣人召之，七人笑曰：「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。」忽不見。

齊吳均為文多慷慨軍旅之意，梁武帝被圍臺城，朝廷問均外禦之計，怯怛不知所答，啟云：「愚計速降為上計。」

齊宜都王鏗，三歲喪母。及有識，問母所在，左右告以早亡，便思慕蔬食，祈請幽冥，求一夢見。至六歲，夢見一婦人，謂之曰：「我是汝之母。」鏗悲泣。旦說之，容貌衣服，事事如平生也。

人妄告東宮。

牛弘，煬帝之在東宮也，數有詩書遺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之後，嘗賜弘詩曰：「晉家山吏部，魏世盧尚書。莫言顯卉異，奇才亦佐余。學行敦時俗，道素乃沖虛。納言雲閣上，禮儀皇運初。彝倫欣有敘，垂拱事端居。」

元萬頃初為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，作檄書云：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。」莫離支報云：「謹聞命矣。」遂移兵固守，官軍不得入，萬頃坐流嶺南。

郭正一為李英公征遼管記，勣還曰：「此段行，我錄郭正一可笑事，雖滿十卷，猶未能盡。」

漢明帝時，劉晨、阮肇同入天臺，見二女，出胡麻飯、山羊脯，設桃及酒甚美。逾年乃歸，鄉里皆變，推尋其家，已經七代孫也。

後魏末，周齊交爭，周人貧甚，嘗獲一齊卒，喜曰：「得一將。」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著繒禪。」

李龜年善羯鼓，玄宗問卿打多少枚，對曰：「臣打五十杖訖。」上曰：「汝殊未，我打卻三豎櫃也。」後數年，又聞打一豎櫃，因錫一拂枚羯鼓棬。

蘇州洞庭、杭州興德寺，房太尉琯云：「不遊興德、洞庭，未見佳處。」壽安縣有噴玉

泉、石溪，皆山水之勝絕者也。貞元中，琯以賓客辭為縣令，乃划翳薈，開徑隧，人聞而異焉。太和初，博陵崔蒙為主簿，標準於道周，人方造而遊焉。又顏太師真卿刻姓名於石，或置之高山之上，或沈之大洲之底，而云：「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？」

盧中丞邁有寶瑟四，各值數十萬。有寒玉、石磬、響泉、和至之號。

漢中王瑀為太卿，早起朝，聞永興里人吹笛，問「是太常樂人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已後因閱樂而喚之，問曰：「何得某日臥吹笛耶？」

漢中王瑀見康昆侖彈琵琶，云：「琵聲多，琶聲少，亦未可彈五十四弦大弦也。」自下而上謂之琵，自上而下謂之琶。